

遊蹤

華盛頓郊外的小鎮

趙元三

我們跟隨紐約縱橫旅行社的大巴，在華盛頓遊覽了兩個半天。遊興未盡，決定再在華盛頓呆幾天。

下午2時，旅遊大巴調頭返紐約，我們卸下行李，打了個電話給住在華盛頓郊外的一個朋友。朋友說：「你們待在原地不要動，我們將開兩部小車去接你們。」我們事先查過地圖，我們所在附近有地鐵，可以通到朋友住的小鎮。我們回答她說：「那樣太麻煩你們了，我們先乘地鐵到你家附近吧。」她答應了，說：「你們乘到終點站前一站下車，我們到站前接你們。」

我們一行五人，從剛剛參觀過的航空航天博物館散步，轉幾個街區經過老的電訊大樓、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胡佛大廈，終於找到地鐵站口。進站一看，華盛頓的地鐵與紐約迥然不同，嶄新、寬敞、清潔、少噪，有自動扶梯。我們通過自動售票機買了五張可使用四天的聯票，登車後看見車廂也比較寬敞，坐位一排一排的，還有軟墊，坐上感到很舒服。乘到終點站前幾個站，線路從地下升到地上，共乘了十幾個站。到達終點站前的一個站，我們下車見到站前左方是一片新蓋的小洋房，灰白相間很漂亮；右前方正在施工蓋新房，說明這裡是正在開發的地塊。

約過了七、八分鐘，朋友夫婦開着兩輛本田車到來，寒暄後就把行李分別裝在後備箱裡。他們問我們吃過中飯沒有，我們說沒有，他們說就在附近用吧，有中餐館。汽車開了五、六分鐘，就到一個超市，邊上有一家川菜火鍋店，我們說不吃辣，他們就帶我們入超市內的一個中餐廳。一客飯或麵，二葷一素，一湯，自己點，一律7.5美元。比起吃了一個月的西餐，還算對胃口。餐後，我們又在這家超市買了一大包粽子、蘋果等，即乘車往朋友家。

我們的朋友，女主人姓張，又從事教育工作，故我們都稱她為張老師。她是京畿附近人士，老三屆中學生，同學錢錢，單槍匹馬來美國讀書十年，獲教育博士學位，現於美國教育部工作。她主管雙語教育，包括美國內的少數民族如印第安人、移民如華裔等的雙語教育；特別是在美國小學裡設漢語教學。男主人姓馬，在草原馬背上度過了她的童年，在北京讀完大學，又獲未來學博士學位，現在華盛頓開一家室內裝飾品公司。我們稱他為馬先生。夫妻育有二子，長子從事航空電子工程，現於聖地牙哥工作。次子也已工作，與父母同住。

汽車又開了五、六分鐘，即從公路拐進一個山路口，路上有一大石碑，只看清上面幾個大字：Kings park鎮。山路兩邊都是高大的樹木，起伏的丘陵，一些小別墅，還有矮平房，掩映在古木叢林之中。一會兒即到朋友家門口，是白色的獨立別墅，門前是一片草坪，草坪前是一條可行車的瀝青小路，路對面及左鄰也是幾幢獨立別墅，周圍都有相當大的草坪。朋友的別墅是一座兩層小樓，樓上是四居室與一個洗手間，以及一個儲藏室。主臥室另有洗手間。樓下是兩間客廳、一間廚房加餐廳、一間遊戲室、洗手間、車房。屋後還有一片樹林和一個花園，地產權都是附屬於該別墅的。其中有幾棵百年大樹，未經政府批准自己不能擅自砍伐。

到了晚上，我們安頓好房間後便一起包餃子。主人夫婦和我們同行數人都是中國北方人，有同好焉。大家一齊動手，洗韭菜、揉麵團、剝餡、擀皮、包餃，不到兩小時就包出了可供八人吃的幾大板餃子。她們包的餃子在美國朋友中已很有名氣，有位在燕京大學工作過的老太太，吃了她們的餃子連連

稱讚好吃。我們一行吃了，佐以可口的鮮醬油、鎮江醋、香油、蒜泥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我給他們開玩笑說：等你們退休後可在華盛頓開一家中國餃子店了。

女主人說，這小鎮如果不堵車，離開白宮等市中心只需20分鐘車程；但若堵車就不好說了。所以為保證準時上班，她自己不開車而乘公共汽車。鎮口就有火車站，乘上後一直開到終點站，即五角大樓門口的一個樞紐站，下車再步行十餘分鐘就到教育部。公務員每人發一張公共交通乘車卡，要麼乘公共汽車上班，要麼乘自己的私車上班。開頭我們還以為這小鎮是屬於華盛頓的特區，後來一問才知道是屬於同華盛頓特區毗鄰的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縣。

我們問，這小鎮有多少人？女主人稱這一帶在全美來說，是屬於高收入地區，這個鎮所在的縣是全國收入最高的縣之一，戶均收入超過三萬美元。也是人口密集區，可能住有數萬人。她在教育部的一位女同事，是華裔，一家也住在這個小鎮裡。

晚餐後，夕陽已西下，我們一行在朋友家附近的幾個街區兜了一圈，小鎮已萬家燈火。因為這裡的地勢是丘陵，地下到處是石頭，所以房屋都是依地勢而建，每幢房子因地勢高低不一而參差不齊。約三分之二的房屋是二層歐式小樓，約有三分之一是歐式平房，幾乎家家都有車房，門前則有草坪或花園。高大的樹木在各幢屋舍之間，形成一個連鎖的自然原生態保護傘。有一家的玻璃門窗透出明亮燈光，我們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家新鮮蔬菜店。

翌日清晨5時，樹林裡的鳥兒開始合唱。我們起床後，見女主人已在廚房燒好一鍋棗子粥，煮了粽子，還有剛烤好的雞翅，更炒了兩大盤香椿芽雞蛋，是一頓豐盛早餐。尤其是香椿芽炒蛋，吊起我們北方華人童年的胃口，女主人指香椿樹是在自己院子種的。原來大兒子在一個華僑手裡買來一棵，被狐狸啃了，後來又買了三棵，終長起來。

當天5月26日，是美國紀念二戰諾曼第登陸犧牲將士的紀念日，為國定假日，公共汽車停運，我們無法出行。早餐後，按女主人指點，我們去小鎮附近的森林公園逛逛。出了朋友的別墅，向左拐再向右拐，過五條小馬路即進入一個半自然狀態的森林公園，粗壯高大、聳入雲霄的古樹比比皆是，還有竹林不時出現。有種開白色小花、類似薔薇的長藤攀援植物，滿林遍佈，林間飄着它們盛開着的花的幽香。森林間有一條原始的小路，本來是沙質，現於上面人工鋪了一層粗礫的石子，所以我們稱半自然狀態。與路平行的一條小溪，流水潺潺，野鴨陶然。魚翔淺底，蛙浮溪畔。松鼠跳躍，百鳥啼鳴。

左手一側的林間山坡上，不斷瞥見半隱半現的別墅小房，有的還帶着煙囪，有的門前還闢有草坪。翻過這道山坡是一條公路，住戶出路還是很方便的。林間小路上不斷出現行人，亦有踏單車及跑步的人，帶着小孩的婦女、漫步的老人，還有遛狗的。我們花了半個小時，才走完森林公園的路，盡頭出口是條公路，通往市中心。公路對過是一個更大的森林公園，我們無時間光顧了，只好加快腳步從原路折返住地。

有位同行者是北京來的，說住在這樣的環境裡真是太舒服了。另一位同行打趣說，網上開個國際換房公司，把你二環的房子跟這裡的別墅對調一下，如何？大家轟然笑了。在往芝加哥的火車上，我在想，我會永遠記住這勤勞、樸實、熱情、厚道的一家，記住華盛頓郊外的這一個令人留戀的小鎮。



作者多年前遊歷美國時的舊照。 作者提供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伯樂與無良編輯

十多年來，除了任職報界和教學外，還兼職編文學雜誌。記得有一年，陶然投稿，要我為他的《香港文學》寫篇編輯心得，於是寫了《賞心樂事：文學編輯的三個期望》。第一望是「等待白先勇」，第二望是「尋找陳子善」，第三望是「學習陳平原」。

所謂「等待白先勇」，是要發掘好像白先勇這類重量級作家出來；而「尋找陳子善」之意是，要像陳子善在舊報舊刊舊書中尋尋覓覓，發掘散佚的作家作品；「學習陳平原」其意是不避雅俗，有好作品就刊登也。可惜，除了第二、三望外，第一望始終得一個「望」字而已。

白先勇得遇伯樂的故事值得重溫一遍。上個世紀50年代，滿懷「作家夢」的白先勇考入成功大學水利系。一年後，深感不是這方面的材料。一日，在台南一家小書店，看到兩本舊的《文學雜誌》。一翻之下，「頓時鑰音貫耳」，即瞞着家人，重考大學，專攻文學。就這樣，他入了台灣大學的外文系。

《文學雜誌》主編是當時任教台大的夏濟安。白先勇拿了稿子，登堂入室找夏老師，希望一遂小說能登《文學雜誌》之夢。白先勇在《驀然回首》中說：「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，一面在翻我的稿子，煙斗吸得呼呼響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在跳，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。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『死刑』，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，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，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，他的話，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，一褒一貶，天壤之別。夏先生卻拾起頭對我笑道：『你的文字很老辣，這篇小說，我們要用，登到《文學雜誌》上去。』那便是《金大奶奶》，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。」

如果夏濟安這位文學雜誌編輯沒有「慧眼」，白先勇這顆文學慧星，能否如現今這般光亮，實令人成疑。夏濟安還諄諄點撥，要他學毛姆和莫泊桑的「用字冷酷」和「冷靜分析的風格」。對後學的鼓勵、提攜、教導，有幾多個「文學編輯」能如夏先生？白先勇說文章若判了「死刑，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」，再或者，世間再無「白先勇」了。

我學寫作的時候，厚顏無懼，四處投稿，用上了「稿海戰術」。當時寫得最多的是新詩，哪個文青不愛寫詩？但本人差劣，登的機會是零。有某雜誌的編輯是何大詩人，有次他選了一首，卻將十多二十行一刪為寥寥四行，並在編後話中大揭本人的底，說每期寄了多少篇來，無一可取；這首剛剛復刪，修改又改改，才可刊出。經此一役，我再無信心寫詩。天地間就這樣失去了一位「詩人」。

當了文學編輯這麼多年，我一個「白先勇」也沒有遇過，當然，我非夏濟安，也無「白先勇」登門入室；不過無論如何，我是決不做「何大詩人」的。沒室得遇伯樂。 作者提供



《驀然回首》，白先勇登堂入室得遇伯樂。 作者提供



北行詩東(下)

(三)內蒙途中

萬盞葵花耀眼雄， 檉條挺拔禦狂風， 邊民自有回天力， 降伏沙龍變彩虹。

(四)謁成吉思汗陵 之一

躍馬揮戈服外蠻， 民安國富定陰山， 千秋功罪憑誰說， 且看名聲在世間。

(五)謁陸 之二

鐵馬金戈已杳然， 亞歐疆界幾番遷， 長廊綠廓描新貌， 指日宏圖勝往年。

詩詞偶拾

來鴻

羅大佺

高手在民間

2016年6月的一天，一輛長安車停在四川省洪雅縣共同村衛生站門前，兩位年輕人扶着一位50歲左右的中年人下了車。中年人佝僂着腰，嘴裡哼哼唧唧卻挪不動腳步，一位年輕人急匆匆向屋裡跑去，邊跑邊喊「周醫生，周醫生」。一位個兒不高、頭髮禿頂、穿着白大褂的中年人，聞聲從裡屋出來，見此情景忙叫把病人抬到長椅上，病人滿頭是汗，痛得坐都坐不下去，白大褂取出幾根銀針，消毒後往他左手及右手各扎兩針，再往他額頭扎了一針，接着把病人翻轉身子背在背上，走了幾步，抖了幾下，放下來，病人居然不吼不叫，一下行動自如。簡直太神奇了，病人家屬和圍觀的人群禁不住鼓起掌來。

白大褂名叫周忠斌，是四川洪雅有名的骨科醫生。先祖周開彥於乾隆年間在外任職，告老還鄉後以醫濟世，傳至周忠斌祖父已經六代。周忠斌的祖父、大伯、四叔都秉承家風，幹起行醫老本行。周忠斌是1971年8月出生於洪雅縣共同村，高中畢業後先想搞文學創作，後跟隨四叔學習，四叔在鄉鎮衛生院當醫生，肚裡的知識滿足不了他求知的渴求，於是自費報考梁山衛生學校進修，後又到成都中醫大學深造。有祖傳中醫療法和幾年臨床經驗做基礎，周忠斌在同學中比較冒尖，但他並不滿足，騎着單車四處拜訪老中醫為師，向他們虛心討教，了解各種骨傷療法，將各家之長融會貫通，形成獨特的中醫骨傷療法。

學成歸來後，周忠斌先被洪雅縣坪鎮衛生院聘用，後調入洪雅縣第二人民醫院工作。由於接骨斗榫很到位，服務態度又一流，很受病人歡迎，前去找他的人絡繹不絕。醫院裡沒看到病的，直接去他家。後經縣衛生部門批准，開了一家衛生站，但8小時內還是在公家醫院上班。周忠斌給人看病把脈準、手術精、收費不貴，幾根幾根幾根幾根，藥一敷，骨頭骨結基本復位。沒文化的農村人見他年紀輕輕就禿頂，叫他「周光光」，有文化的城裡人則送給他「妙手仁心」、「骨傷神醫」雅號。

農民工張某某，2008年到建築工地打工，不幸從高處墜下，摔成腰椎爆裂性骨折及脊髓損傷伴截癱。家裡人帶他到省城各大醫院求醫，會診結果是醫好後

最多能坐輪椅。張某某是家裡主要勞動力，這消息說無異於晴天霹靂，萬般無奈下，家裡人把他送到周忠斌那裡。周忠斌仔細察看，了解病情，採用針灸理療配中醫中藥，三個月後慢慢開始恢復，一年後奇蹟地站立起來，如今已能生活料理。

周忠斌還有一顆仁慈之心。一位劉姓小女孩，因摔傷造成股骨髁間粉碎性骨折，父親帶她到許多大醫院求醫。醫生就診後都推斷說：「治療這種病，難度很大，費用很高，治癒後也可能是一個跛子。」小女孩家庭拮据，無力支付高額醫療費，無奈之下父親把她背回家。正當全家人一籌莫展之時，鄰居稱聽說「周光光」很有兩刷子，為什麼不去找他？父母抱着試一試的態度，將小女孩送到周忠斌那裡。

周忠斌採用手法正骨，外敷中草藥，杉樹皮夾板固定的特殊療法給她治療。知道小女孩家裡困難，周光光免去手術費，藥品只收成本。三個月後，小女孩行動自如，基本康復，還沒有什麼後遺症。父親拉着小女孩的手來到周忠斌面前，激動得語無倫次地說：「周老師，我知道送你什麼禮物也不過分，但我家裡窮，買不起禮物，今天你就收下這個孩子做女兒，讓她今後為你養老送終吧。」說完就叫小女孩跪下給周忠斌叩頭，周醫生連忙彎腰將她扶起。

行醫中最怕遇到不配合治療的病人，周忠斌也時常遇到，但並沒甩手了之。病員詹某，因燙傷導致肘關節骨化性肌炎，肢體無法伸展，多年來家裡人帶她往返於成都北京各大醫院求醫未果。聽說「周光光」中醫骨科有特色療法，詹某的父親將信將疑地帶她去了。第一次面對這樣的病人，周忠斌翻遍醫書，冥思苦想，終於制定了特定的治療方案，但沒想到的是，由於長時間治療沒有效果，詹某心灰意冷不肯吃藥。周忠斌好說歹說左哄右哄，絲毫不起作用，只好調整方案，為其配製獨到的外用藥方，不用吃藥，以薰、蒸方式進行治療。半年後，詹某的肘關節不再僵硬，手臂伸縮自如……

關於周忠斌服務病員、解決疑難雜症的故事還很多，他稱作為醫生，最大的希望是人間沒有疾病，藥架上灰塵。

試筆

謝愷晴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簡單的快樂

年齡增長，我漸漸懂得人情世故，單純的快樂卻愈來愈遙遠。取而代之的，是沉重的心情，還有對快樂愈來愈複雜的詮釋。雖然是上課天，我卻像背負了一個沉重的軀殼，迷茫地走在一片死寂的街上，不知所措，在繁忙的街上穿梭。究竟哪裡才有那簡單的快樂？快樂在暖暖的幸福中。

清晨伴着路邊的鳥鳴，踏上一天的路程。太陽初升，淺淺地灑下來，為馬路上擁堵的車輛披上一層薄紗。我被滯留在無數擠擠密密的車輛中，卻聽到前面軟綿綿的童聲：「媽媽，到哪裡了？什麼時候到呀？我不睜眼睛，你告訴我嗎？」「馬上到了，已經走了一半了。」清脆的童聲過濾了嘈雜的喧嘩。

我抬起頭，看到她坐在一輛電動車上，與母親背對背，不知在履行什麼約定，緊閉着眼睛，正和母親你一言我一語的交談。她似乎感覺到了面前注視她的目光，俏皮地睜開一隻緊閉的眼睛，好奇地打量我，淘氣地做一個鬼臉，將手指放在唇邊示意我不要說話，問：「媽媽！現在到哪裡去？我一直沒睜開眼呢！」她面上的笑臉，是那麽天真爛漫，沒一絲牽掛，就像晨光天使般，帶著快樂的光環，享受着純潔的美好，簡單的幸福。

其實我們同樣都孩子，都有少年的煩惱，只是壓在心頭，沒有撥開重重陰霾。當有一個純潔簡單的心，快樂的光芒亦會散發沁香。這豈不是一種靜謐溫暖的快樂呢？

快樂在淺淺的微笑中。明朗的上午，我們坐在教室，思維被纏繞在變化多端的幾何圖形中，怎麼也繞不出思路。教室裡也無形籠罩着一種壓抑，令我透不過氣來。身邊古靈精怪的同學劉小璐，卻碰碰我的胳膊，悄悄遞過來一張紙，紙上畫着一個誇張的表情，旁邊還有一串歪歪曲曲的「娃娃字體」。

我仔細一看，才發現是一張數學老師的臉，將特點完全誇大，加之搞笑的句子，令我原來緊鎖的眉頭一下子舒展，忍俊不禁地將頭埋進胳膊，綻開大大的笑臉。轉過頭看鄰桌，她卻只是淺淺地微笑着，略帶點得意。

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夢想路上奔波的蟲豸，當同時經過一段路程，可以相伴同行，拉着手共渡枯燥乏味的課堂，能在繁瑣的文字後尋到一點幽默，這豈不是一種點滴透明的快樂呢？

我想起了蕭煌奇先生的《簡單的快樂》中其中一段的歌詞——「我開始學會了，我簡單的生活，用愛去看世界，問自己要的是什麼，因為多了一份心，感受的變多，一個人也可以自在享受了。」這首歌引起我很大的共鳴、思考。快樂，其實就是如此簡單，繁瑣的生活令我們尋不到快樂，或者是將快樂狠狠地活埋了。只要你用心去看，放開一切束縛，你會發現，快樂一直都輕輕地匿藏在生活的某一個角落。